■ 齐鲁名士

当年，他用尽了心思，一笔一划将匾额恢复如初，用匠心独妙之手，弥补了民族的自尊。没想到，如今自家墙上的匾额，再次被外寇炸得四分五裂，他岂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。他随手拿了一根绳子，吊在了摇摇欲坠的“拙笑轩”的大梁上……

王思衍：热血驭铁笔 拙笑两相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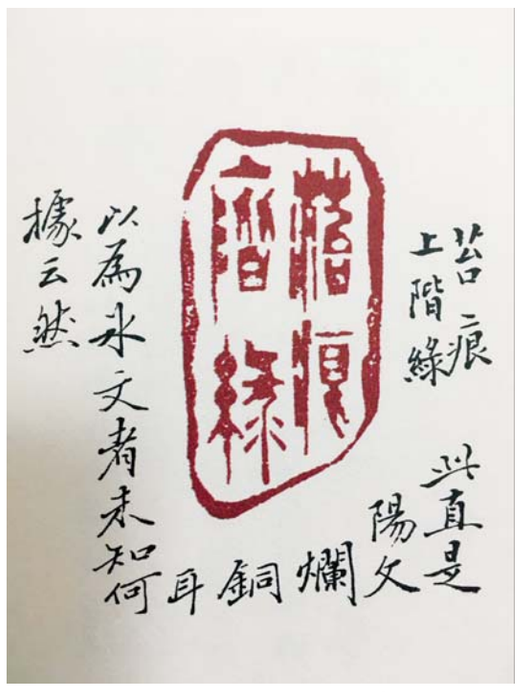
□ 本报记者 卢 昱

中秋后，在兰陵西郊的温岭上俯瞰，庄稼已被打包回仓。在温岭北面的大平原上，有一村，名插柳口。温岭的地势未尽，潜入地下，伏脉百里，再起山峦，据说风水极好。这地方原有几户人家，两条道路，俗名“岔路口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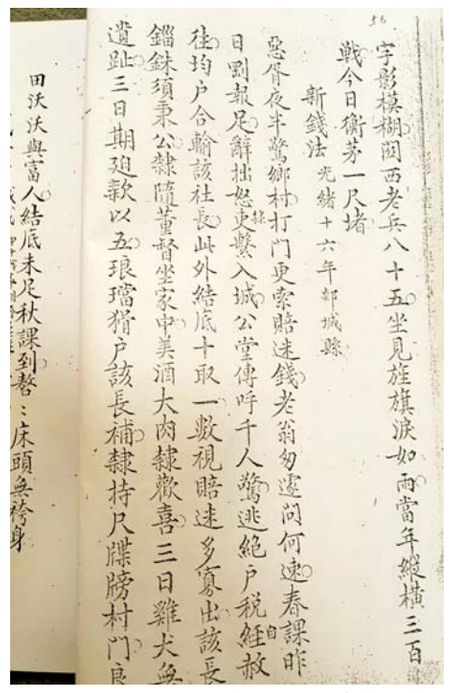
一百年前，村中有一座进士第，进士第的主人王思衍在村周遍植垂柳，改名“插柳口”。插柳成阴，其中应该也有寓意。如今，村庄周遭已难寻柳树的婀娜身姿，惟有杨树叶在秋风中萧萧而下。

据说，当年建造进士第所用的青砖，都是特别订制的，整齐坚固。动工前两年先买下木材，等它充分干燥，不致弯曲变形。整个建筑追求朴实谦和，含蓄谨慎，让人看了心定气平。进士第主房正厅叫“拙笑轩”，它的主人叫王思衍。

如今，进士第踪影全无，其上是一片整齐的平房。新旧总要交替，在清末的纷纷扰扰之中，进士第的主人从这里出发，最后又绕回这里。在国家与个人命运的交叉中，他给出自己忧国忧民的答案……



王思衍所刻印章 卢昱 摄



王思衍诗稿 卢昱 摄

一腔热血，总被冷水泼

1866年，王思衍生于兰陵。在兰陵这块沃土上，他的见闻日渐丰富，开眼看到外面的世界。从书斋里的经史子集，到窗外热闹繁华的古镇商贸，从沂州城内的考棚，到济南府里的贡院，那个日渐波动的时代，时刻熏陶着这位年轻人。

1898年春，32岁的王思衍赴京参加科举会试，中进士，殿试及第。传说在殿试选取榜眼、探花、状元时，慈禧对他的字本来很欣赏，但看来看去认为“此人笔力过于刚劲，必定抗上”，没有选他，授刑部主事，在刑部尚书赵舒翘门下任职。

到刑部任职后，王思衍目睹了一系列政治大戏：百日维新失败，刑部尚书赵舒翘力主不经审讯诛杀“戊戌六君子”并亲自监斩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逃往国外，光绪帝被囚禁，慈禧太后重新掌权。“身为刑部一名主事职员，王思衍将这些事件记录文案。”兰陵县文史专家穆振昂先生说。

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时，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由江苏率兵北上，御敌于通州。过去的记载说李秉衡“不战而溃，遂自尽”。王思衍在《哭忠·李鉴堂》一诗之前叙述其事较详：军机大臣荣禄，把武卫军交李节制（李秉衡）援津，“陈泽霖本纨绔子弟，惧李认真，以所得赏军银二万两奉荣，遂得自行先进、中途溃散。及李出师敌已至通州，兵将不习，呼应不灵，军皆匡扰，李独进至八里桥，仰药东中（即自尽），疑诸军阴受荣指也”。

荣禄是镇压戊戌政变、屠杀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刽子手，李鉴堂的失败、被迫自尽，与荣禄的阴谋很有关系。因此，王思衍写了《哭忠》：“长江简在出纶音，朝野抡壤望岁霖。决计肯为随激语，溃师谁辨老成心。三呼河上宗留守，一恸扬州史道邻。八里桥边遗恨在，至今草木不成荫。”

王思衍在刑部任职，却迫于京城的租金，只得在城外的宣南地区租房，并命之为“闻半堂”。当时，有一部愤时忧国之作《郁华阁诗余》，他读后引起共鸣，便写了一首《金缕曲》赞颂该书的作者：

“慷慨君奇节，满怀来多少不平，凄成呜咽。百二诗篇有遗痛，尚未如此激烈？哪计较身名存灭，不过愤时忧国意，借片楮略倾筐说。我读此，更心折。迩来事变尤奇艳，尚不知日后迁流，作何究结。假如至今此老在，当更如何恨切？洒何地一腔热血，万千章疏了无补，况寥寥数纸空言托。为掩卷，肝肠裂。”

一腔热血，总被冷水泼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，慈禧仓皇西逃。王思衍对此甚为心寒，冒着“不忠”的罪名而没有随“驾”西逃，并且提出了“亦知历代多边衅，几见兴戎首帝京”的质问。

敌人占领北京之后，王思衍一路南下，回到兰陵。沿途写下《燕南路》，用“到处凭陵尽鬼狐，田家耒耜化蝥弧。糇粮自裹仍北向，国耻同仇振一呼”，来描写农民纷纷准备抗敌的盛况。

当王思衍在途中看到某地“野寺冬烘来牧竖，古槐神赛走村巫”的情景时，对同胞在国难当头，仍麻木不仁的现象，发出了“可怜尽是升平象，四首今朝事事无”的哀叹。

上不作为，下且麻木，这让夹在中间的王思衍感到报国无门，爱莫能助，心情十分苦闷。因此他写下《郁郁》一诗，自称：“人寐我起起我寐，一日常得强丰睡。醒来羞随举国狂，醉来不愿人称瑞。妻拏本来是空花，诗画偶尔真富贵。但愿如此了一生，何为郁郁味无味。”

在此情景中，王思衍产生了“归去来兮”的思想。正如早年他在赠同僚的诗中所说：“他年我整桃源棹，祖逖长鞭独让君。”

项非不屈，屈下不屈上

1901年冬，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，见八国联军毁坏宫中不少匾额，即命朝中文武补写修复。不少试写后，大都与原字配不好。慈禧想起戊戌进士王思衍，侍者告知王思衍已回乡，清廷遂传旨召王思衍进京，补写匾额缺字。

王思衍入京官复旧职，精心修补匾额，补写的缺字都能惟肖原作，天衣无缝，恰到好处，因此深受“圣上”和朝中文武嘉许。从此他的书法身价倍增，遐迩知名。

王思衍的字有“铁笔”之称，他还用这支铁笔勾勒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轮廓。

清末官场行贿索贿之风盛行，但都套用着“代号”，如行贿“冬曰炭敬，夏曰冰敬”。更为繁杂的代号，也被王思衍记录下来：“朝贵函索于外，银万两则代购端砚一方，或曰《四书》一部、至《诗》为三百，《礼》为三千，名目綦繁，大抵揣事轻重，得其大小之数，意会以应之。”

明明懂得官场潜规则的王思衍，却铁骨铮铮，为官清廉。在刑部任职期间，有人劝王思衍“行贿礼部即可出仕”，即可到地方做官发财。他亲眼看到那些行贿者“某某白丁已庙堂，某某后我转超骧”，也感到“任我在劳酬在彼，亦知力薄不免伤”，但他始终廉洁自持，不干那种卑鄙的行径，并说那些行贿者“胜我所得唾骂尔”。

彼时，要想上升，除了行贿，还可公开买官。在《金钱会》一诗中，王思衍说“但有金钱会，无忧顶戴赊”。这就是捐纳金银入会，即可当官。“凡署中要路皆会中人为之，南人习此旧矣”，并说县署中的隶役都必须“入金于官始得充役”“官薄无名者谓之白役，出钱于总役得之”。他还说“前代之弊何如，史不暇详……国朝沿历代积弊，州县积重，至今为极”。

王思衍反对那种趋炎附势、虚伪应酬的人情世故。在《步雪谣》引言中，他说有一天冒雪去见一位上司邢子正，“谈次知其抱孙，忘其揖贺……非不能也。昔闻世故之学，盖起于仕宦，近少得其情，愈自愧谢，感赋此篇,云帖之。风猎猎，趋公缓步行蹀躞，仕宦有学我未涉，京职清苦犹可为，外间应对殊人慑”。

世故之学他不是不懂，早有所闻，宦海之肮脏早有所知，在这里他明确地表示宁愿干清苦的京官，也不去搞那种阿谀奉迎、投机钻营的勾当，甘愿清苦，保一身清白。

虽然官场污浊，可清流总能汇聚在一起。王思衍敬佩廉洁奉公的官吏，他的同僚王师民由刑部主事调往高等审判庭推事庭长，病故后，“商人啧啧云其于词讼，不受请托”，他听到后深为敬佩，写了挽联，并对过去经常在一起而不了解王师民的清廉操守表示遗憾。

在王思衍的老家兰陵西面五十里处的峄县，曾有一位清官——陕西武功县人张玉树，让百姓念念不忘。乾隆四十年，张玉树莅任峄县县令。他在峄县为官十年，廉洁奉公，关心民间疾苦，兴利除弊，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。峄县的农业生产、水利建设、文化教育、平息匪患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政绩，他是明、清两代历任峄县县令中口碑最好的一位。

与王思衍的性格类似，张玉树不媚上欺下，清正廉洁。山东巡抚国泰，到峄县巡视，知县张玉树用糠菜豆渣做的窝窝团招待他。国泰一看，心里非常生气。张玉树却不理不睬，端起自己的那份，几筷子扒下了肚，还流露出吃得很香的样子。国泰确实咽不下去，他见张玉树长得很胖，便冷笑着问道：“贵县令既然整天吃糠咽菜，怎么还长得这般肥胖?”张玉树回敬道：“卑职心清，饮水亦添肉。”

为此，王思衍专写一篇诗词，记录这一细节，并评论道：“项僵非不屈，屈于下，不屈于上……何人无项，何县无令，鱼目鲛珠，穷时达命，有如此公不得传，乃今风厉阶巧宦。”

开轩对圃，东西好风多

1906年秋，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。作为刑部一员的王思衍，对此有直观感受，并深刻反思。他认为，预备立宪是为了修明礼教，移风易俗。为礼部责任，有以刑律之源，根乎礼教。礼教为中国数千年立国之本，惟据礼经以范围宪法，乃所以定国是而正人心。

可现实却总不尽如人意，王思衍看到：当时的礼学馆只是纂书，却不明修礼；宪政馆偏重洋学生，对日本亦步亦趋，不识中国数千年相承伦教之重、哲学之微，与国故民风之关系；法律馆更是昏庸，专赖所聘洋员录其国已成之法律，糊弄朝廷。

王思衍深刻地提出，礼教和法律互有关系，互相出入，以律为维持礼教之大防，庶三馆贯通，而立法乃并行不悖。在他理想中，宪政、礼学、法律三馆，本应会同集议，慎重周详，在现实中却各不相谋，以致修礼成无用之册。“他对这种行径感到十分可恨，认为这三馆‘所编之书，贩卖伎俩’。”穆振昂分析道。

辛亥革命时，郁闷彷徨的王思衍，离开政治舞台，回到家乡兰陵，开始归园田居的文化教育生活，成为兰陵新一代知识分子走向民主革命道路的奠基人。

池鱼思故渊。兰陵虽不是世外桃源，但“赖有童孙兴，抛书不厌嬉”“种瓜初劳土，种菊待编篱……乐存山水外，学与圃农纸”。王思衍经常走出自己的“拙笑轩”宅第，与劳动人民交往，逐渐体会到了“与乡人乐无町畦，与官人乐多芒茨”“无情玉食等糟糠，有兴草恶珍山海”。

王思衍在《民国》一诗的题记中感慨道：“民国成立，皆大欢喜。遂有书国字为‘圓’者，至行之公牍，予讶曰：‘是尽人囫圇矣。’后又改作‘呡’，是更不祥，负口乞食，流离失所之象也，可骇可叹。”

寻常百姓的生活状态，也感染着王思衍。在插柳口东村有位孙三先生，“六”是此人的幸运数字，“生六年受书，六年而去学贾……年十六，弃业游荡。今改习务农又六年矣……有田六亩，室六架，上下食指六人”，自号“六六居”。此人“略观大意能谈说，十日三过拙笑庐”，跟王思衍有些来往。

王思衍为“六六居”作了六首绝句，写成屏条，诗风之洒脱自然，这在他的诗集里是少有的。例如：“绳床矮几是田家，草草编篱掩掩花。待我来时休劝酒，骄儿五尺自煎茶。”还有“一间茅舍一池荷，一树垂杨合抱过。何不开轩对敞圃，东西南面好风多”，都很可爱。

王思衍在家时，偶尔饮酒，所畅饮之酒为“五香药酒”。原来这种酒是明中叶后,兰陵世代官宦人家秘方酿造、有补益作用的酒。曾在王思衍家担任西席的陈允升（也是书法家）记载道：“余设帐兰陵时，曾见听秋阁藏有兰陵美酒所加五味药材之配方。乃人参、枸杞、圆肉、大枣、郁金香,再加冰糖在缸内，封存半载，即可饮用。其味甘醇，远胜坊间售者，故王氏称之为传世五香药酒也。恐藏久失传，故记之。”

喝酒只是调剂，王思衍在漫长的乡居生活中，虽然自述“迂叟吕直今世无，无怀之民窳所笃”，要学习古代的隐士一位无怀氏之民，但在实际行动上，他仍然是关心时事，关心人民的。

天潦时，他写《记潦》：“清满池塘绿满山，天空日月地空田。蜀滇燕粤同灾害，独有军人不问年。”

下大雪时，他咏《大雪》，一面说“共贺丰年瑞，严冬积雪宜……羔酒共围暖，东裘不碍驰”，一面却想到了“谁怜无裤者，乐岁也年饥”。虽不能说与劳动人民息息相通，但关心人民、同情人民的感情却跃然纸上。

率然弄笔，长短没精粗

王思衍对自己的“拙笑轩”写诗解释道：“兹木为琴难得趣，栽花如字渐成行。轩名拙笑吾何意，书有馀甘尔自香。不望虚声浮世界，好留淳朴守耕桑。”

栽花如字渐成行。王思衍爱花，尤其是菊花。他在修《赣榆县志》时，听说日本人谓樱花为彼国粹，坚称菊花亦中国国粹。此花开尽更无花，王思衍的字如其人，正直清高，除赠送当时的学者和他的“知音”外，一般不为人作书。

越是达官贵人请他写字，他越不写。驻防临沂的老五旅旅长李森就曾多次被拒绝，所以一般人要想得到他的字颇不容易。

王思衍从不攀高结贵，路人皆知，可他对劳动人民却别有感情。有一年春天，卞庄王家要立碑，族人提议求王思衍写碑文。事先认为王思衍难求，可去的人一请便到，中午时分因天热，或者是兴趣所至，只见他把长袍短褂一脱，赤膊挥毫，格外卖力，全然没有“京官”的架子。

午饭时，王思衍不小心将筷子掉到地上，陪客马上递上一双，他却摆手示意不用，捡起地上的筷子，朝胳肢窝里一擦便用起来。“在今兰陵县境内，仍有数块王思衍题写的碑刻。其中还有一块，记录着百姓抗击土匪的义举。”穆振昂介绍道。

据说，有一年泇河大桥坍塌，王思衍看到这一前往临沂县城的要道被阻塞，百姓过河甚为不便，遂到临沂城，要求政府拨款修桥。当晚，他住在王家城宅子里，有人告诉他：“你把在北京吃的名菜开个单子，看看咱临沂会办不。”他挥手写就。结果，来人把菜单拿到菜馆，主人听说是王思衍开的，故意说：“回去再多开几样，我们好找几样做。叫开单子的这人签上名，好找他结账。”

王思衍一一照做。后来，王思衍的书僮去结账，菜馆主人说：“菜单我们留下了，酒菜免费奉送！”为了求得王思衍的字，菜馆主人处心积虑，此招也不算笨招。

“王思衍的书法篆刻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成就,是与他虚怀若谷、见贤思齐、勤学苦练精神分不开的。他虽出身优渥,却不养尊处优、吃喝玩乐,即使在退隐回乡欢度晚年的时候,他的生活依然非常勤勉。”穆振昂解释说。

在王思衍的诗词中，不仅可以看到他设塾学，白天教“一儿一侄一甥”，晚间“夜久书声绝，寒衾自校诗”，还可看到他“率然弄笔无定幅，长篇短札没精粗”的苦练书法，同时还规劝青年人“赋气适自就，造物实无凭，书画出我手，百纸百态登……谅非心手巧，吾权乃不胜……事业在黾勉，妍媸属爱憎，奈何不自主，委运同降升，少壮有志者，闻此可以兴。”

从兰陵镇走出的著名文学家王鼎钧，曾在插柳口随王思衍的爱子“疯爷”王意和学诗。王鼎钧如是评价王思衍的书法：“衍公的八分书十分俊美，和我后来见过的任何法帖不同，这八分书应该算是他老人家书法的特色，可是世人只称道他的篆书，他有时用极细的笔画写很大的篆字，比李阳冰更细也更遒劲，涵韵聚气，疏中见密，乡人称为铁线篆。”

天崩地裂，先生大梦中

“更能显现‘铁线’风格的是，字的结体略瘦，长条垂垂，令人联想邓石如，但邓的线条流动似水。据疯爷说，衍公作铁线篆，笔杆在指间左右旋转，一笔到底，墨色不变，对水和墨的控制已到极致。”王鼎钧如是写道。

王思衍还同他的学生一起学英文，他对此写道：“入耳听缗蛮，聱牙胜盘诰；小子乐新知，先生馀独啸。”师生情谊，盎然纸上。

除了书法和印章，王思衍还注释《老子》，九易其稿，费时十年。定稿之日，他写了一首五绝：“十分三万日，九变五千言。自笑无为役，人称不动尊。”

王思衍晚年送给书僮杨本学几件要紧的著作：一部是对《老子》的注释，题名《老子盲说》；一部是对《说文》的研究，名叫《文字盲说》，据说是一生学问的结晶。“这两本书都没有出版，他老人家亲手抄录了几份，送给他认为适当的人。”王鼎钧回忆道，“这两件抄本，我都从本学兄处见到。宋版线装书的款式，双行的小注写得那么小！——疯爷笑着说，衍公用的毛笔只有一根毛——而字的气势格局不减。”

曾阅读过这两部著作的王鼎钧回忆说，《说文》似乎是王思衍选出一部分字来讨论。对《老子》，王思衍是借注释作论述，多所发挥。那时，老子有一段话受人诟病，说是“民之难治，以其多智”，因而主张愚民。王鼎钧特别找这一段，看看衍公怎么说。“衍公的意思似乎是，所谓愚民，是指向人民灌输一种学说思想，使民众想法齐一，唯命是从，治术自古如此。衍公问：今有人创革命流血之说，驱无数青年而就死地，其所以智之耶？抑所以愚之耶？”难脱遗老本色。

1938年，清明前后，兰陵遭到战火蹂躏。往台儿庄方向的村庄被日军焚烧，断壁残垣，满目疮痍，民众纷纷逃亡。同年3月26日，正是插柳口村的杨柳万条垂下的季节，日军的一颗炮弹突然落在了进士第的屋顶上，“拙笑轩”在顷刻之间，被炸得砖崩瓦飞。王思衍从书房里跑出来，进士第已是一片狼藉。当衍公在断砖破瓦里，隐约看见了“拙笑”二字时，他仰天大哭起来。

王思衍想起38年前，散落在京城的那一地匾额。当年，他用尽了心思，一笔一划将匾额恢复如初，用匠心独妙之手，弥补了民族的自尊。没想到，如今自家墙上的匾额，再被外寇炸得四分五裂，他岂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。

随后，日军驻扎进士宅内，王思衍抬眼看见日本兵在他的“木石居”书房里喂马。他想到国土沦陷，民族生灵涂炭，悲愤不已，不甘做亡国奴，随手拿了一根绳子，吊在了摇摇欲坠的“拙笑轩”的大梁上，终年72岁……

1941年，王鼎钧到王思衍的进士第时，先走过一座小桥，再来到一片广场，广场之南是一个大水塘，乡人管这种水塘叫“汪”。汪的四周全是柳树，长条摆来拂去，和进士第南北相对。

那时，进士第的金匾仍在，但大门已用砖封死，大门左边加盖了一片草房，辟有侧门，由此出入。里面是一进又一进四合房。主房正厅叫“拙笑轩”，被日军的炮弹击中，断砖破瓦中还能看见“拙笑”两个大字。王思衍治印的房间叫“木石居”，屋顶烧毁，残灰犹在，不见一木一石。

有一天，王思衍的儿子“疯爷”把王鼎钧叫进他独自喝酒的小屋，询问对王思衍书法之所见。听完王鼎钧的报告，“疯爷”默然半晌，叹了一口气，慢慢地说：“老太爷的字太规矩了，太规矩总是不好。”

“他说话一向很快，嗓门又高，这次却是低沉缓慢，但是，给我的震撼却像是惊世的雷声。”就在王鼎钧惊魂未定之际，只听见“疯爷”又徐徐地说：“伺候皇帝，在皇帝身边写字，当然要规规矩矩。可是民国了，不做官了，何苦还那么规矩呢！”

王思衍身后的评价，仍在发酵，等待后人研读。他在某个冬天的夜晚，写下一首颇为自得的诗，可谓对此的呼应：“琉璃窗外月斜时，气候如秋梦正迟；薄雪留庭炉火活，一天冷暖布帘知；拙笑相宜多睡翁，双丸跳掷任西东；天崩地裂寰瀛徧，都在先生大梦中。”

相关链接·

来自兰陵的“三吏”

□ 本报记者 卢 昱

“王思衍早年写诗受杜甫影响很深。比如《新钱法》《河防行》等诗，颇有‘三吏’的风格。”兰陵县文史专家穆振昂先生介绍道。

“《新钱法》写于1890年。那年，王思衍24岁，但他的观察特别敏锐。”穆振昂说，该诗叙述郯城县发生的县役欺压百姓之事。从“恶胥夜半惊乡村，打门更索赔迷钱”说起，描写老翁不善于恭维，引起皂隶发怒，捕到城里公堂传呼的情景，结果被“隶持尺牒膀村门”逼迫得“良田沃沃与富人”“结底未足秋课到，嗷嗷床头无裤身”，对被压迫的老翁寄予无限同情。

1891年，黄河决口后，山东大受影响。目睹官场蝇营狗苟的王思衍，写下《河防行》一诗。那时山东巡抚张勤果治吏不力，惟知小惠，滥赏无罚。王思衍在诗中揭发河防军首领不顾治河需要，欺上瞒下，“兵夫向不足额，甚至十分之三。点检时，循环应之，或雇请土人”，用这种“吃空名额”的方法，来贪污军饷自肥。

1894年，大东沟的海战牵动着王思衍的爱国之心。那时，各种渠道都在宣扬“丁汝昌叛降，屡见谕旨”，实际上，丁汝昌死守威海卫两个月没有得到接济。

1898年，王思衍在京城，听到登州人言说此事，大为丁汝昌感到不平。他写了《威海谚》悼念丁汝昌：“归荣生虏羌求章，断头将军说生降……数乞兵资徒招忌，两日海壖竭死伤。至今士人哭战血，好与青史证雌黄。”丁汝昌的冤案直到现代才平反，王思衍的《威海谚》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旁证。

1895年，王思衍参加会试，中甲午科举人。这年甲午战争失败，清政府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“上今上皇帝书”，十八省举人响应，一千二百多人连署，与数千市民集“都察院”门前请代奏，史称“公车上书”。“王思衍是否参与这次上书连署，无所考究，但面对列强蹂躏，国土沦丧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，实行社会改良，学习先进技术，是晚清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。”穆振昂分析道。

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，打破了清朝的闭关自守，各种科学学说随之纷至沓来。王思衍原来是读四书五经的，要学习这些科学，是有困难的。然而他不仅积极学习，还要彻底弄明白。

王思衍写下《读胠箧》一诗，通篇反映了他对星球学说有些惶惑不解，然而他不是故步自封、概不相信，而是采取积极研究不盲目轻信的态度，发出“何日得周览，释此回惑肠”的叹息。“他这种寻根究底的求知精神，今天仍不过时。”穆振昂说。

好在王思衍这篇《读胠箧》篇幅不长，不妨抄录下来，以飨读者：

星多大于地，于日真毫芒，不知南北极，何有仍冰释。热带三百里，井底午见光(西人所著五湖通考说也)，准之以巨细，远度较可量，窃闻赤道南，螺旋逆左行。古称北户民，至今无可乡，今古岂尽谬，有似待裹粮。土星通消息，窥远镜能详(西人所谓土星中有人物)。厘然人物具，惊听神飞扬，玄化杳难必，咋无不敢狂，执一余可例，万球通官商。太阳号朽壤(西人谓月为朽质，诸球中最无用)，潮夕乃相当，毫厘生气尽，吸力安所藏。凿智多矛盾，举世此披猖(凡此诸说皆今人崇信者也)，履迹逐犹昧，妄意穷昊苍，开辟自有渐，相与盗所长。何日得周览，释此回惑肠，吾欲穿大地，一堕入混茫。幸获一球籍，拙矣飞机翔，至其笑邹子，小智博荒唐。无物天地泰，无人万物昌，人类日无尽，地毁天亦伤，谁生死混沌，吾欲问蒙庄。